

## 《他和她的春日正要開始》

雖然說很突然，但是大家聽過心理學的三位代表性人物嗎？他們分別是佛洛伊德、榮格和阿德勒。前兩個人大家大概熟悉到不能再熟悉了吧。佛洛伊德就是那個不管什麼都要扯到是因為是性方面不滿足，講的好像大家都是國中男生似的那個人。榮格則是認為所有人類的淺意識都是有連結的，有種什麼奇幻小說的龐大設定感。而第三個人，也就是阿德勒。雖然阿德勒不怎麼有名，但他的個體管理學卻影響了許多知名心理學家的著作。而他的「原因不重要」論點更是會讓人感到有如醍醐灌頂般的震撼。

不，我也不是特別有研究過什麼心理學。要說的話，也頂多就是漫畫○療系或是大○的心理學的程度。但是在看到阿德勒其中有關工作的論點時，我實在不得不悔恨地承認工作的確是有其必要。至於那個觀點的詳細內容大家就自己去翻書吧。反正就是我們活著是因為別人的工作，因此我們的工作勢必會讓某人得以存活，這就是工作的價值。真討厭，這種非得工作的世界怎麼還不毀滅？你想想吧，付出勞力，獲得報酬才能在同類中獲得正當性——這根本只是人類才有的概念不是嗎？這麼說起來，人類才是地球上最大的毒瘤、最大的迫害，更是最大的 Bug。在世界毀滅前，人類才應該先從地球上消失才對。

……不過，在人類消失前，真希望我眼前這一大堆的工作可以先消失啊……。

我用搞不好不用看的，用聞的就會覺得發臭的眼神看著我桌上這一大疊的文件。不曉得大家知不知道，有一個我們從小就建立起來的能力叫做物體恆存感，也就是一個東西不管藏到哪裡，你都知道它存在。雖然很不想承認，但我眼前的工作也正是如此。如果瞪它個一小時它就可以消失無蹤的話，我真的很樂意泡杯茶和這些玩意相看兩不厭。我討厭物體恆存，我也討厭工作。討厭討厭討厭，因為很討厭所以要講三次。

在我斜前方的高級辦公桌上，用端正的姿勢坐著的葉山隼人看到了我痛苦的样子。他用一如往常的陽光笑容向我搭話。「比企谷，雖然那是你自己請休的後果。但如果你需要幫忙，隨時和我說一聲吧？」

「……葉山，你是在鬧我嗎？我的工作就是要幫你處理這些雜事，如果反要你來做，不就代表我被炒了？」

我揉著僵硬的眉間，用不耐煩的語氣回答道。好吧，讓我想想，如果處理快一點的話，說不定可以在下班前趕完三份。比較急迫的應該是 A 社和 T 社的土地糾紛，再來是 S 院和病人的醫療糾紛……等等，葉山，你什麼時候連醫揪都參一腳了？你就不能安份點處理自己專業內的事情，不要讓我越來越頭痛嗎？

「哈哈……說的也是。那就不打擾你了，繼續麻煩你吧。」

「那最好。順便提醒你，半小時後要和 R 社的秘書和社長見面。你們要喝那罐貴的要死的茶葉泡的茶嗎？」

「那可是很高級的茶葉呢，你喝不出來？」

看著葉山挑起的眉毛，我哼了一聲。「真抱歉，對我這種市井小民來說，五萬元和五百元的茶葉喝起來都差不多。」

葉山無奈地笑了。「總之……還是用那個茶葉來泡吧。那麼，今天還有什麼事？」

「和 R 社的人見面後是民眾免費諮詢時間，今天有五個人預約，一樣一個人只有半小時。拜託你別再每次都超過好嗎？你的時間可是很值錢的。你再超過的話，我可要和你收錢了。」

「哈哈……我會盡力控制好時間的。」

講是這樣講，反正如果對方露出一副可憐兮兮的樣子的話，你還不是一定會把他聽完……我說葉山啊，好好先生在不要干擾到我的情況下，愛怎麼當就怎麼當真的隨便你。我可是要準時下班的人啊。你難道不知道在你走之後我還得留下來處理很多雜事嗎？也就是說你拖到的也是我的時間喔？

「對了，上次拜託你的二月的財務清冊呢？今天會計那邊在和我要呢。」

面對葉山的詢問，我隨意地指向葉山桌上的電腦。

「做好了，放在電腦裡。打開檢查看看吧，我想應該都對就是了。」

葉山依言打開螢幕，他瀏覽了一下便抬起頭說道：「……做的真不錯，每筆帳目都清清楚楚，比企谷，你在這方面真的很厲害啊。」

「哼，你不知道我的志願是當全職的家庭主夫嗎？記帳這種小事，再來幾次都一樣。」

我自滿地哼了一口氣，葉山操控滑鼠，似乎在傳送那份文件。他一邊打字一邊輕鬆地說道：「這份檔案這樣就可以了。對了，門外那台影印機好像壞掉了。可以麻煩你有空的話去看一下嗎？如果能修好就修，不能修的話就填報修單。」

「壞掉了？我早上還在用耶……。」你是不是什麼機器破壞者啊，葉山先生……不，你明明就比我還會這些事來著，所以說是我弄壞的？搞什麼，那台破爛真是沒有競爭力，以後我要叫它草莓影印機。「好吧，等等我再去看看。我先處理這先工作吧。」

葉山點了點頭，他低頭看向手錶。「……還有一點時間，我先去煮水好了。每次都要你煮也不好意思。」

「熱水壺裡還有熱水，做你的事吧，時間到了我會泡。」

我擺了擺手並打開電腦螢幕，看來又是一個漫長的下午。總之先打起精神把它做完吧……葉山露出困惑的微笑，但他沒有多說什麼，繼續做起了手邊的工作。很好很好，就是這樣。如果可以，下次聽到你說話希望就是「今天就這樣吧」，再下一句最好是「因為你很努力，我決定幫你加薪」之類的話。不過很可惜世界是殘酷的，就有如這堆工作一般的殘酷。

果不其然，葉山又花了太多時間在免費諮詢時段上。最後來的是一個未婚懷孕的高中女生，明明就只有半小時，她居然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和葉山長談了將近一個鐘頭。葉山雖然有點困擾的樣子，但還是很有耐心的和她談完。我真的很懷疑要不是我一直散發「妳給我快結束」的氣場，搞不好他們就會這樣人生相談到天明了。要講免錢的，你帶回家慢慢講好不？記得別被人看到，到時候鬧緋聞又是我麻煩。

不過實在發生太多次，我連牢騷都懶得發。就連最愛發牢騷的比企谷先生都不想講了，這真的不是無言可以形容的程度。葉山大概也知道自己做錯了，所以在我默默地收起茶杯時低下頭說道：「……抱歉了，比企谷。又拖了太久。」

「對，你真該和我道歉。你又浪費了七千元。要是那七千元能給我就沒話說，但

我可是一毛也拿不到。」

「哈哈……我會考慮提高你的加班費的。」

「……說到底，你一開始就不要讓我必須加班不就好了嗎？」

我受不了地說道：「總之你先下班吧，我還有事要處理。還有明天很早就要去 A 法庭，別給我太晚睡。」

「嗯，我知道。今天會早點休息。」

葉山停頓了一下。「……不過，S 院的案子還沒有……。」

「最多做到晚上十點，之後就給我去睡。」

「……你還真嚴格啊。」

葉山再度露出苦笑，而我不耐煩地說道：「你以為你倒下誰要幫你補缺？你要累倒，等我離職再倒。拜託了。」真的，這種事發生一次就夠了，應該說那一次就讓我夠累了。你以為全天下就只有你會累倒嗎？尤其是像我這種工作疲累感容易 Max 的人，絕對是比你還要更脆弱喔？

「一如往常的嘴上不饒人啊……。」葉山嘆了口氣。「……不過，我的確需要這麼誠實的秘書，之後也拜託你了。」

「呃、喔……。」我楞了一下，頓時不知道該如何反應。你到底為什麼可以那麼自然的說出這種噁心的話？我可不是你那些迷妹，絕對不會因此有半點的心動好嗎？我是說真的，聽到這種話我也只是反胃而已。不過畢竟是葉山隼人，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他應該是真心的，所以我也不好說什麼。

葉山沒有對我的反應多做琢磨，他轉頭看向日曆開口問道：「對了，我記得明天你也休息吧？」

「別說的好像我休了很多天。不過上禮拜六難得休息一次而已。」而且禮拜六放假明明才是正常的，為什麼我卻有很久沒放到禮拜六的感覺……我要強烈指責葉山事務所，根本就在壓榨員工，反對血汗公司！還有，你到底什麼時候要請第二

個秘書？

「等找到適合的人選就會有了，在那之前就要繼續麻煩你啦。」葉山看出我的不滿，他用爽朗的笑容這麼說道。你都這樣說好幾個月了，到底一個事務所的秘書有多難找。這年頭的秘書就像什麼三神獸一樣要在地圖上跑來跑去找嗎……？

葉山開始收拾桌上的東西，看來是要準備離開了。而我揉了揉僵硬的眉間，準備處理其他雜事。啊？月報表？這玩意為什麼是我要用？好吧，隨便簽個名就丟給會計好了……像我這種躲避工作的達人，這小事絕對難不倒我的！還有什麼工作全部給我拿出來，我全部把它推掉！等等，這什麼……把所有客戶的住址建檔？我不做，謝謝。你少給我來這套，要看自己建！

看到我開始忙碌起來的樣子，葉山有意無意地問道：「……這次休假要去哪裡嗎？」

「……你在套我話嗎？我可不會邀你。」光是和你吃個飯，周圍陣陣的目光就刺的我好痛。真想和那些人大喊不然你們來當他的秘書嘛！莫名其妙！啊，不過因為是來當秘書的人賺到，所以我會和她要薪水。

「就算你邀我，我也不能去呀。」葉山苦笑著說道：「不過記得你放假的時候好像都待在家裡？」

「休息就是要在家裡啊，不然要去哪？」不然你可以試著提供我十個休假好去處，我保證一種一種批判給你聽。不過這次應該不會待在家就是了。

「的確很像你的為人呢。」葉山提起公事包。「……那麼，我就先回去了。你也早點回去吧。畢竟和我不同，有人在等著你。」

我沉默了一下才回答：「……還要你說？」

而葉山笑了笑，沒有多說什麼便離開了。這傢伙到底是在帥氣什麼，真讓人不爽……。

我看向手錶，好吧。鼓起幹勁，看能做到什麼程度吧！

又過了一個多小時。手上的工作總算告一段落，累死人了……我揉了揉乾燥的雙眼看向窗外。外面夜幕早已低垂，不過時間上來說還沒有很晚。果然人只要被逼

到絕境就會發揮出一定的潛力。雖然現在這種情況離絕境也還差的遠就是了。今天的八幡，沒有極限！

現在趕回去應該還來得及，不過我還是姑且打開了手機準備報備一聲。

悠揚的鈴聲響了幾下後，一個充滿活力的聲音接起了電話。

『喂～這裡是比企谷家～。』

……上次聽到這聲音，總覺得是很久以前的事啊。不過這終究只是錯覺。中午好像才聽過來著？

我沉默了一下才說道：「……我現在回去。」

『啊！小企嗎？你總算下班啦，好久喔！』電話裡的聲音略有不滿，但還是興高采烈地說道：『快點回來吧，人家等你！』

「抱歉拖這麼久，如果妳餓了就先吃吧……。」

『沒關係啦！等你回家，飯要一起吃才美味唷？嘿嘿。』

「我想也是……好吧，那等我一下，我儘快回去。」

『嗯！啊，不過路上要小心喔！人家會抱著望婦崖的心情等著的呢！』

「妳想說的是望夫崖吧？」我可不記得我什麼時候變成什麼怨婦了。還有那樣講實在有夠沈重，我覺得妳可以用再更輕鬆一點的心情等我喔？

掛上電話，我再稍微整理了一下處理好的文件。起身掃視了一下身處的辦公室。

……在這也已經快一年了，時間這玩意真是詭異。當初認為自己大概撐不到三個月，不知不覺卻也已經工作到了現在。

對於目前的工作，我的確沒有什麼可以抱怨的。葉山是個聰明人，作為秘書實在沒有什麼要事需要幫他處理。大多只是雜事和安排行程。而且葉山對於我也十分放任。雖然當時懷著騎驢找馬的心情姑且不甘願地答應了他的聘請。但在已經習

慣這份工作的現在，我也慢慢喪失想要找其他工作的想法。

怎麼說呢？我的確是個隨波逐流的人。如果可以的話當然不要工作最好就是了，但等到出了社會，面臨許許多多緊逼眼前的嚴峻現實，家庭主夫這種微弱的夢想也只能付之東流。這種毫無夢想的人生，最討厭了啦！

……只是，像現在這樣真的好嗎？偶爾腦海中也會閃過這種些微的疑問。我想要的某種東西，現在的我有機會抓住嗎？在忙碌的日子裡，每天就像是陀螺一般不停旋轉，卻又彷彿還是待在原地。我到底想追求什麼，又打算朝哪個方向前進呢？

……肚子傳出咕嚕聲，算了，這種事還是再說吧。就算腦袋再滿，胃是空的也沒有用啊。

開著雖然是二手，性能卻還是十分順暢的車，我很快回到了目前的住處。這台車的原主人說因為暫時沒有用到，所以先借我使用，現在想起還是非常感謝。不過如果她不要換人就更完美了，應該說如果她可以快點結婚就好了，都已經三十好幾了，到底打算什麼時候踏入禮堂……。

拖著疲憊的身體，我按下門鈴。門內馬上傳出在走廊上的踏步聲，過了幾秒後，門被用驚人的氣勢打開。

「小企！你回來了！」

「……我回來了。」

開門迎接我的人，身上穿著淺紅色的棉質長袖和圍裙，臉上掛著彷彿可以融化冰山的燦爛笑容。那笑容甚至開心到我看了都不好意思的程度。在她的身後就像可以看到一根可愛的狗尾巴拼命地晃來晃去。由比濱結衣開心地伸出雙手，我於是將手上的公事包和外套脫下交給了她，而她愉快地哼起了奇怪的曲調。

「哼哼～哼～今天要吃，炸・雞・塊～可是小企，沒・得・吃～」

她一邊哼著，一邊用可愛的頑皮笑容瞥向我。什麼！？為什麼我沒得吃！？不要這樣，我想吃炸雞塊啊！

看到我震驚的表情，結衣再度笑了。她踏著輕快的步伐走入走廊並將我的外套掛起。轉身並雙手叉腰說道：「誰叫小企讓我等那麼久，我都吃光光了喔！」

「唔，雖然的確是我叫妳餓了先吃沒錯……！」

我後悔地咋舌，結衣得意地豎起了一隻手指，故弄玄虛地說道：「不過有個方法，可以讓吃掉的炸雞塊變回來！想知道是什麼方法嗎？」

「……我猜猜看，是再炸嗎？」

「猜錯了～」

結衣笑咪咪的向我張開雙手。「……那麼，公布答案！」

「……真拿妳沒辦法……。」

我嘆了口氣，也將雙手張開。結衣馬上輕巧地抱了過來。她身上溫熱的體溫和柔軟的觸感頓時讓我感到有些燥熱。她的頭在我胸前磨蹭了幾下，發出安心的吐息。  
「……呼啊……總覺得好久沒有聞到了呢，小企的味道……。」

「今早才聞超久吧？害我差點遲到啊。」還有，妳今早是不是有塗什麼香水？到了事務所我才被同事取笑身上有很明顯的香味。早上的話就不要磨蹭了行不行？

「唔，隼人君不會在意的啦！」

結衣頭上的團子在我眼前輕輕晃動著，她的力道逐漸變大，在我胸前格外突出的柔軟感也隨之提高，我連忙輕拍她的背。「喂喂喂，抱好了沒，可以去把雞塊變出來了嗎？」

「還沒啦！小企能量五十……五十五……六十……。」

「……這是什麼，充電？」

「六十三……六十四……。」

「喂，怎麼突然變慢了啊……。」哪裡接觸不良嗎？這應該要去哪裡送修呢……。」



結衣又過了數十秒才放開了我。她臉上泛著有些害羞的微笑，隨即像是突然想到一般說道：「啊，不對，要吃飯啦！小企你餓了吧？」

「妳居然忘記了……。 」不過，這也很有她的風格就是了。我露出苦笑，伸手將領帶鬆開並長嘆了一口氣。結衣偏了偏頭，敏銳地問道：「……今天，很累嗎？」

「啊啊……還算可以吧。」

事實上的確是頗累人就是了，畢竟是剛起步的律師事務所，不管是大小的雜事都很多。而且明明葉山的老爸那有一堆東西可以用，那傢伙卻除了一些人脈資源以外，非到緊要關頭絕對不用。明明就有二十公尺的捷徑可以走，到底為什麼要跑兩千公尺到同個地方？

但沒有辦法，這就是葉山隼人。希望未來不要一時衝動把他打暈，打電話給他爸，把所有能用的全部拿來用……這種事也只能想想，根本上的原因來說，我根本打不贏他。

「如果有什麼我可以幫忙的，要和我說唷！畢竟小企是那種默默把事情全攬在自己身上的人，這種壞習慣都改不了呢。」

結衣笑咪咪地往上伸手摸著我的頭，細緻的手指在髮間撥弄著，頓時有種被飼養的感覺。喂，別這樣，我可不是狗……「不，我有改吧，像是上次那個傳閱板的事……。」

「啊！小企還敢說！要不是你太晚講，我早就拿去給田中太太了！」結衣皺起眉，鬧脾氣地說道：「明明我才是主婦，為什麼你還想自己送傳閱板啊！而且還因為太忙所以忘記了是怎麼回事嘛！」

「所以說，我最後不是請妳幫忙了嗎……。」

「那都已經是兩個禮拜後的事了耶！真是的，小企要再依賴我一點啦！」

結衣自信地挺起豐滿的胸部，得意洋洋地說道：「人家已經不是以前的我了喔！我已經可以自己做完一道馬鈴薯燉肉了！」

「……嗯，妳真的很厲害。」

「不過，還是要一步步看著食譜啦，嘿嘿。」

「那真的沒關係，應該說，拜託妳要看著食譜做。」

妳就算看著食譜做都常失敗了，把廚房搞的像德克斯特的實驗室一樣……有時看到妳做的東西，常讓我忍不住想說「矮額，它在動～」之類的話啊。不過說真的，這傢伙的廚藝的確離我剛認識她時相差大概不只十萬八千里。不管是誰都看得出来她真的很努力就是了。

結衣繼續興高采烈地說道：「我會做成功的料理越來越多了！也會自己組裝晾衣架、最近切菜也很少切到手！昨天超市特價的時候，我還在一堆人裡面搶到限量三十組的特價牛肉喔！」

「什麼，妳居然可以在那群牛鬼蛇神一樣的大媽裡……！」我不可置信地看著結衣。真的假的，超市特價時的歐巴桑根本是世界最恐怖的生物之一啊，妳到底怎麼辦到的？

「對啊！所以說呀……。」

結衣露出燦爛的微笑。「小企，你不是自己一個人唷！我呀，會一直為了能幫上小企而努力著！」

聽到她如此直率的話語，我不禁別過頭。「……那可真是……怎麼講，謝謝了，各方面來說。」

「嗯！畢竟，人家是、小企的，那個……。」

結衣的臉浮上一絲紅暈，但她還是笑嘻嘻地說道：「人家，是小企的新娘嘛，嘿嘿～」

「不，已經一年多了，應該不算新娘了吧……。」

「唔——人家還想當新娘當久一點啦！」結衣不滿地噘起嘴。她拉了拉我的衣袖。「總之，先吃飯吧！再不吃就要冷掉了！全部，冷掉（すべ和つめの冷笑話）！」

「唔，這雙關語也是滿冷的。」在菜冷掉之前，我都要先冷掉了。

結衣輕快地用小踏步踏進了廚房，我則呼了一口氣在餐桌前坐下。這時我突然想起一件事，左顧右盼了一下後問道：「結衣，薩布雷呢？」

「薩布雷？對耶，牠跑到哪裡了？」

結衣從廚房端出了一盤炸雞，她疑惑地歪頭，隨即才恍然大悟地說道：「啊！牠應該又跑到我們的床上了！」

「我想也是，那隻小毛頭……。」

我起身走向臥房，一打開門，床上有著奶油色短毛的臘腸狗便慵懶地抬起頭看向我。牠意思意思地搖了兩下尾巴，便把頭繼續靠在床墊上，一臉愜意地閉上眼。我捂住額頭，一把將牠拎起來。「你這傢伙，和你說幾次不能睡在床上了……。」

薩布雷一臉無辜地眨了眨眼，如果我沒看錯，牠還打了個哈欠。我最近當真覺得牠一點也不認為我是牠的主人之一……我無奈地把牠放到地上，牠甩了甩頭，似乎聞到了外面的香味後便快步走出房門。

我跟著走了出去，結衣看向薩布雷，用責備的語氣說道：「真是的，薩布雷，你又自己亂跑——」

「大概是最近太常讓牠和我們睡了吧，人都會得寸進尺了，何況是狗。」

我想起最近把越來越多事往我這裡塞的同事，不禁釋出了我的恨意。可惡的阪上，哪天我一定要讓你知道，我才是葉山事務所最會卸責的男人……！如果知道我踢皮球的技巧，包準日本隊一定會馬上來挖角我，我就是厲害到這種程度！

「嗚哇……小企散發著黑暗的氣息……。」結衣苦笑著，她接著低下頭，愧疚地說道：「對不起呢，我沒有顧好牠……。」

「沒關係，這不是妳的錯。一定是阪上的錯。」

「阪上？阪上是誰？」結衣眨了眨眼，疑惑地問道。我擺了擺手。「那不重要，來

吃飯吧。薩布雷吃飯了嗎？」

「牠吃過了唷！小企打給我之後餵牠的——。」

不過其實不管有沒有吃過，我都不打算給牠吃晚飯啦！你這笨狗就看著我們吃吧！……不過，結衣大概不會讓我這樣對牠，畢竟最寵牠的就是結衣了。不管在哪，家裡的寵物地位都比我高的樣子……。

我重新在餐桌前坐下，桌上擺放著看起來很美味的炸雞和生菜沙拉。薩布雷則在腳旁不停晃動牠短小的尾巴，你就搖到尾巴骨折吧！嗯，炸雞看起來是沒問題……至少看起來沒問題……只是這樣，就足以讓我相信明天！不過，也有過表面上和實際上完全不一樣的情況，這次是哪種呢……？

我吞了吞口水，來吧，比企谷八幡！速度和摩擦，天堂或地獄，**Dochi**？

看著我如此猶豫的樣子，結衣不滿地喊道：「不用怕啦——沙希下午有來！」

「啊，是嗎？妳早說嘛……。」

「我好像看到很失禮的反應唷！？」

結衣瞪大了眼。而我則我鬆了一口氣，既然今天川崎有來幫忙，我就放心了……。

川崎在大學畢業後，剛好也在附近工作，所以住我們隔兩間而已。自從她某日吃了結衣的料理，用不可置信的眼神看向我後，她常常都會在有空時來這裡教結衣做飯。而我私下更是拜託她這麼做。今日也托她的福，讓我可以吃到好吃的晚餐，感謝川崎大神，讚嘆川崎大神！

「唔——小企，你真沒禮貌！人家明明進步很多了！」看到我如釋重負的樣子，結衣賭氣地鼓起嘴。不，妳看嘛，妳畢竟很少做炸雞，所以我才擔心啊……。

我搔了搔臉頰……總之，試看看吧……。

伸出筷子夾起了一塊炸雞，沾了沾旁邊的醬後放入口中。啊……這還真好吃。看來這次不是地獄了，中大獎了啊八幡！說起來，今早和海螺小姐猜拳的時候也贏了，八成今天我的運勢正旺。好，等等就打給葉山，問他下禮拜六可不可以也排

休……！

看到我的表情，結衣「嘿嘿」地笑了。「你看！我就說吧！不用怕啦！」

「真的滿好吃的……話說，川崎幫了哪部分來著？」

「她教我挑雞肉和裹麵團！啊，這個醬也是沙希教我的喔！她也有炸一次給我看！」

「不過這吃起來還是剛炸好的啊……川崎才剛走嗎？」

「她做完一次就走了喔？這些是剛炸好的。嗯，不過也許有點冷掉啦……。」

「是嗎……。」

這麼說，妳一次就學會了？這可真是讓人驚訝，我都快要聲淚俱下了……這個炸雞，我是絕對不會忘記的！對了，那遊戲的 SSR 會不會太難抽了一點？那機率真的沒有作壞嗎？

結衣坐在餐桌對面，用手撐著臉笑咪咪地看著我，於是我抬頭問道：「怎麼，妳不吃嗎？」

「啊，嗯！沒關係，剛才我吃過很多唷！」

「吃過很多？」

「對、對啦！而且我看小企吃就覺得飽了呢！」

結衣的語氣突然有點節巴，真的假的，有東西不吃真不像她……明明就算飽了，好吃的東西她也會躍躍欲試的……而且就算是邊炸邊試吃，也不會吃到吃不下吧？

我看了看她，她心虛地撇過頭，嘴中還開始哼起詭異的小調。鳴哇……雖然知道她是藏不住謊的人，但這也太明顯了……。

我嘆了口氣。「我說啊，失敗的不要吃啊……。」

「咦！？你、你怎麼知道！？」

結衣稍顯狼狽地回答。拜託，妳有多少前科我可都記得一清二楚。像上次的炒飯也是，上一秒還看妳對著整碗黑色物質皺著眉，一回神就發現那碗東西已經不見了喔？與其看妳繼續一臉痛苦的進廚房，我還不如搶過來自己吃掉。

「真是……作壞的就丟掉吧，吃下去對身體可不好。」

「人、人家知道啦，只是，丟掉了很浪費嘛……。」

結衣嘟囔道：「畢竟，那都是用你賺來的錢買的……。」

「妳就這樣想吧，給妳的錢分成兩種，一種是妳幫我煮飯的錢，一種是菜錢。妳因為失敗而丟掉的是幫我煮飯的錢而不是菜錢，這樣就不會覺得浪費了吧？」

「嗚哇……一如往常的扭曲想法……。」

「扭曲有什麼關係，因為我一點也不在意啊。如果妳這樣想可以讓妳不在意的話，何樂而不為？」

只是，希望妳的成功率可以再提高些……不是錢的問題，是健康方面的問題，心靈和身體都是。雖然每次妳挑戰新料理時都很刺激，但就是有時太刺激了，對我這種沉迷安逸的人來說，真的每次都心兒蹦蹦跳啊……。

結衣沉默了一下，隨即不知為何開心地笑了。「……不過，你是在關心我吧。謝謝你囉。」

「才、才不是。我只是在想妳吃壞肚子的話，就沒人幫我做飯了……。」面對結衣直率的話語，我連忙低下頭繼續扒飯。不過其實我說的也沒錯，也不會有人幫我洗衣服晾衣服曬棉被和餵薩布雷，冰箱裡的菜也不會先買好，也沒人幫我繳一堆有的沒有的費用……天啊，單身的社畜出乎意料的難活耶！

……等等，既然我是第一次有老婆，那這些事以前是誰做的來著？啊，是小町。果然有妹妹就是神。如果有妹妹就好了！不對不對，我本來就有妹妹來著。話說回來，不覺得監督真的超神的嗎？雖然是那個人寫的，看到插畫家後回過神才發

現我已經拿著書結完帳了。雖然內容有點下流，但畢竟這是個到處都是下流梗存在的世界所以倒也無所謂，不過主要是插畫家夠神。果然只要插畫夠神，就算多爛的小說都有機會紅……話說回來，為什麼我突然要發表書評來著？啊啊，關於妹妹是吧。

雖然如果有機會，我也想大書特書關於小町的一切。包括她的身高體重愛好語癖星座血型，還是什麼喜歡的人討厭的人（應該都是我），就像是那些無聊的人國小畢業時會到處給同學寫，之後翻不到三次的那種小檔案。不過寫了我也只會自己留著不給別人看，如果不給別人看我更不用寫下來，所以這種浪費時間和勞力的事還是算了。想要趁機了解小町的人，你們還是洗洗睡吧。特別是男生，最好睡久一點不要醒來，比陳搏睡的還久那種長眠。

「……你在想什麼？表情突然變得好噁心……。」

結衣微微挑起細長的眉毛，喂，別這樣說。好歹我也是妳丈夫喔？公證過、有證書也有結婚戒指那種正式的丈夫喔？不過就算再名正言順也會有討厭的時候，就像小町到現在還是敬我爸而遠之一樣，我明白少女都會對父親的大叔味有反感，但持續到現在，老爸未免也太淒慘……。

「沒有啦，我只是想到小町……。」

「小町？怎麼會突然想到她？」

結衣嘟起嘴，伸手輕輕捏了捏我的臉頰。「真是的……有這麼可愛的老婆在前面，還想自己的妹妹……小企的妹控也一樣沒藥救了啦。」

「小町是全世界最棒的妹妹，這也是沒辦法的事。」

「唔……小町妹妹的確是很可愛沒錯……但這種敗北感是怎麼回事呢……。」

結衣不甘地碎碎念道，我則咳了一聲。「……嘛，但她畢竟不是全世界最棒的老婆。」

「咦？你說什麼……。」

結衣歪了歪頭，下一刻似乎馬上懂了。她可愛的俏臉快速地浮出紅暈，雖然似乎有些羞怯，但她還是拉了拉我的袖子喊道：「剛、剛才的不算！再說一次！」

「……我吃飽了，謝謝招待。」

「唔——討厭！壞心眼！欺負人！不能突然說這種話又不說清楚啦！」

「空碗我就先放洗水槽了，等等我再洗。」

「啊，好，謝謝——不對、不對啦！再說一次、再說一次嘛！」

結衣態度稍轉，但很快地搖了搖頭，繼續拉扯著我的衣袖。嘖，沒唬過去……。

我抓了抓頭，算了，就只是這句的話，再說一次也沒什麼。「……我說，小町畢竟不是全世界最棒的老婆。」

「那、那全世界最棒的……是誰？」

結衣紅著臉繼續問了下去，我於是看了看隔壁鄰居的方向。「……隔壁的宗野太太年輕又漂亮，人也好像挺不錯的。」

「小企，要說這種欺負人的話之前，先記對名字啦……隔壁姓夢野啦……。」

「……啊，對喔。」

結衣露出一副被打敗的表情。原來如此，難怪每次打招呼時，宗野先生都有點尷尬的樣子。我一直以為是自己的問題，到頭來是我叫錯名字了……不對，搞不好真的是我自己的問題也說不定。畢竟我是號稱全日本最快讓氣氛變尷尬的男人。什麼日本最速傳說，某種意義上應該是我才對。

「好了，玩笑話放一邊……那種擺明著的問題就不用問了。」

我猶豫了一下，還是伸手稍微用力地揉了揉結衣的頭髮。結衣的身體震了一下，似乎小小地嚇了一跳，但隨即閉上了眼並露出有些陶醉的笑容。這傢伙真的是忠犬個性……「不過，話說在前面。要是妳再做出地獄級的東西，全世界第一的頭銜很快會被宗野太太超越啊。」

「就說她姓夢野了……。」



結衣小聲地咕噥道，但她隨即再度掛起笑顏。「好！我會繼續努力，就從明天要挑戰的高麗菜卷開始！」

「啊，記得請川崎來教妳。」

「你不要潑我冷水啦！討厭！」

結衣瞪大了眼，不，我真的很不想在妳興頭上這樣講。但妳也知道，性命還算一件滿重要的事對吧？就算用愛來壓過精神上的傷害，身體的傷害還是會累積的喔？

換完衣服洗完了碗，我便從冰箱裡拿出 **Max** 咖啡，準備在電視前偷懶一下。雖然的確是有事情可以做沒錯，不過我是那種若非必要，絕不把工作帶回家的類型。下班對我來說就是實際意義的下班，因此就連想我都盡量不想。但是近來在家裡想到工作的頻率有越來越高的趨勢，我真懷疑比企谷家流著超純種的社畜血，嗚哇……這種基因真是最討厭了啦……就沒有那種一出生就不用工作的基因嗎？像是三歲就有田可以耕那種，聽起來就超讚的！光是用想的，充滿眉間的皺折……不，是皺紋就少了些呢！

當我坐在沙發上，正要打開電視時，結衣從廚房探出了頭說道：「小企——可以幫我去信箱拿信嗎？我想瓦斯的帳單應該來了。」

「啊，好。」我於是放下 **Max** 咖啡站了起來。討厭，又是帳單……真懷念什麼錢都是父母出的時候。這個社會根本是吸血鬼。另外葉山也是吸血鬼，而且是很成功的那種。我被吸勞力、女孩子被吸注意力、客戶被吸錢。禮拜一的時候拿個十字架去嚇嚇他好了，如果他被嚇到，我就有名正言順的理由可以請假啦！

我打開信箱，零落的信件散落在裡面。不過看起來並沒有像是帳單的東西。倒是有封乍看是明信片的玩意。我拿起來看了看，它的圖案是陽光下的倫敦鐵塔，旁邊還睡了好幾隻貓。從這幾點看來，我不用翻到後面就知道是誰寄的了……。

「帳單沒有，倒是雪之下寄明信片來了。」我走回客廳向結衣說道，結衣馬上眼睛一亮並興奮地伸出手。「真的嗎？我看我看！」

我將明信片遞給她。「在這，幹嘛這麼開心的樣子？不是一直在 **Line** 上聊天嗎？」

而且我還被妳一起加進那個詭異的對話裡面喔？要說什麼在那裡說一說不就好了，居然還寄了明信片，雪之下啊雪之下，妳也變得世俗了啊……。

「這是氣氛啦，你不懂！」結衣興沖沖地翻了過來，她開始念出明信片的內容。

「嗯……『To 結衣：在倫敦發現了一間專賣貓咪明信片的店家，一不小心買太多了，於是寄了一張給你們。』……。」

「就算買了很多還是只寄了一張……那傢伙到底有多喜歡……。」原來是買太多……算了，的確很像她就是了。

「哈哈，畢竟是小雪乃嘛……我看看喔，『倫敦不愧是英國的首要都市，無論是文化還是古蹟方面都讓人感興趣。如果你們有機會來英國，請務必造訪這個城市』。」

「出國嗎？算了吧。」

「畢竟要花不少錢呢……。」結衣苦笑了一下。什麼，妳是在暗示我對吧！我暗暗下定了決心。之後就算每天午餐只有蘋果，我也要生出一筆錢帶妳出國。出國有什麼了不起！呃，但我是沒出過國啦，也許真的很了不起也說不定……。

「『那麼，就這樣了。代我向比企谷君問好。半個月後見。』……呃，然後這個是什麼，s、i、n、c、e、r……剪刀？是剪刀嗎？」

「別還沒拼完就搞錯啊，好歹先拼完再搞錯吧。那是『誠摯』的意思。」

「啊，唔——英文我全忘光了啦！」結衣將明信片翻面給我看，上面有著雪之下絹秀的字跡。我記得之前這傢伙英文都會寫草寫來著，大概是體貼結衣所以改寫正體了吧。話說回來，真要體貼就別寫英文啊雪之下。

「話說回來，那傢伙是下禮拜回日本？」明信片上的日期是上禮拜，所以算起來，她大概是下禮拜回來。

「啊，對呀！小雪乃說下禮拜指導教授要出國旅行，她就趁這個時候回來一趟。」結衣快速地回答，她瞇眼看向我。「……我記得她有在對話群組裡說過，你沒看到嗎？」

「妳們一聊都一長串，我怎麼可能有那個興致全部看過去啊。」看完以後，我的第一和第二艦隊都要遠征回來了喔？有這個時間，我還不如碰碰金剛，然後讓妳喊個「**Burning～Love！**」。話說放置太久會寂寞這方面，妳和金剛簡直一模一樣耶？就連聲音……不，當我沒說。

「真是的……那個對話裡面就只有我們，你也不好好加入……。」

結衣有些鬧脾氣似地說道，我搔了搔頭。「不，妳看嘛，在侍奉部時，我也大多是聽妳們講啊。這樣很正常吧？」

「可是那時小企都有在聽我們說話呀！不過，我也知道你工作很忙……。」

看到結衣有些落寞的樣子，我撇過頭說道：「……不，其實我常在上班時用手機……。」

「咦咦！？這樣沒問題嗎？」

「嘛，妳也知道，葉山不太管我。只要我能把事做完，基本上他對我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。」

「唔……就、就算是這樣，還是不要太常用啦！」結衣輕輕地在我胸口上槌了一拳。她隨即好奇的問道：「不過，小企總是很晚才已讀喔？你真的常用嗎？」

「呃，我、我都在當個兼職的經紀人和 **Master**。」

「真是的！有時間的話看一下 **Line** 啦！」

看到結衣好氣又好笑的表情，我連忙點點頭。好吧……之後的工作又多了個滑手機。不過反正我都不太管別人，大多自己做自己的，也許我真的常用也無所謂。但我實在不想在那什麼都聊的對話中參上一腳啊……而且因為時差的關係，常常早上送出的訊息雪之下晚上才會回。就算如此妳們也可以聊的這麼熱絡，我也真是醉了。

我坐回沙發上，打開電視和 **Max** 咖啡。是哪台來著……轉到新聞後，我看了看明天的天氣預報。沒問題，明天整天都是晴天。我可不希望期待明天很久的結衣因為天氣不好而失望。我於是轉過脖子和結衣說道：「明天好像都會放晴喔。」

「真的嗎？太好了！」結衣聽到後，露出滿臉的笑容，她穿著室內鞋啪嗒啪嗒地跑到我旁邊坐下，看到漂亮的主播姐姐旁的文字後，結衣鬆了口氣。「呼啊～我還一直擔心這週末會下雨呢，還好至少明天放晴。」

「其實，就算明天不去，下禮拜天也可以去啊？」

我莫名地說道，結衣鼓起臉頰。「唔——小企是笨蛋，只有明天是特別的啦！明天我們要先去一次才行！」

「啊？是嗎……。」

我看向牆壁上的月曆，明天的日期被用紅筆圈了起來，旁邊則是用可愛的筆跡寫著「賞花日!!!」，筆跡的主人還特地用了三個驚嘆號，不知道想要強調什麼。難道是什麼咒語不成？

不過，我的確是為了明天而排休的。為此我還不惜拉下臉拜託同事代班。不過我這個人向來不要臉，所以不覺得有什麼可惜。倒不如說不到土下座的程度都無損我的尊嚴。這麼說起來，我真的有尊嚴這玩意嗎？該不會早就在哪時被我丟了吧？

「所以，今天要早點休息唷！不然太晚起來電車會很擠呢。」

結衣戳了戳我的臉頰，不知為何臉有些紅了起來。「也就是說，今天，不能、那個……。」

「啊？那個什麼？」

「就、就是會讓我們熬夜的那個……。」

「……啊——。」

大概是看到我有些惋惜的表情，結衣羞紅了臉，囁嚅著說道：「而、而且，今天你也累了……明天的話再看看，吶？」

「都、都可以啊……。」我吞了吞口水並別過頭。不，我也沒有特別想喔？畢竟我也過了整天想的年紀了。只是通常順著氣氛就這樣做下去的情況大概太多次了，

所以今天結衣特地先聲明了吧。不過我真的沒有期待，也不特別覺得可惜喔？真的喔？

大概看出我在想什麼了，結衣用有些慌張的語氣說道：「所、所以說，今天會引起那種事的都禁止！洗澡只能一個人去！上床以後不能碰對方！」

「……大多都是妳先抱過來喔？在床上。」

「討厭！我知道啦！所以你要阻止我嘛！或是小企你就不能繼續接下來的事啦！」結衣氣呼呼地回應，居然是要我忍，不是妳忍……這對年輕男性來說，實在太過分了……我想想，今天帶個般若經到床上看到睡著算了？不，我們家有般若經嗎？等等找看看好了。

就在這時，薩布雷慢悠悠地走了過來，朝結衣輕輕「汪」了一聲。大概是覺得無聊了吧？結衣稍微彎下腰，溫柔地撫摸著牠的頭。薩布雷接著直接翻倒在地，你這隻畜生倒是很會向她獻殷情……可惡，下次買個貴一點的罐頭，看你還不向我搖尾乞憐！

我拿起遙控器想要轉台，結衣則抱起了薩布雷，她微微偏頭向我問道：「呐，累的話，要不要先去洗澡？」

「累倒是還好……。」該不會我身上有味道吧？我聞了聞身上的襯衫，嗯，是沒什麼味道。不過有句話是入鮑魚之肆，久而不聞其臭。也許我已經嗅覺疲勞了也說不定……結衣看到了我的動作，搖了搖頭說道：「不會臭啦！只是覺得小企看起來有點虛脫……。」

「啊，那倒不用擔心，我一直都是這樣子啊。」吾之生涯，一片無力！雖然說也是有有力的時候啦，不過大概屈指可數就是了。

「這麼說好像也沒錯……你呀，什麼時候會有活力嘛。」結衣無奈地笑了笑，她似乎猶豫了一下，但還是輕輕地將頭靠在了我的肩膀上。喂，不是說不能碰對方嗎？啊，是限定在床上是吧……。

感受著肩膀上若有似無的重量，我稍微低頭看向結衣。她露出心滿意足的笑容，小小的手則覆上了我的手背，在她溫暖的體溫傳來的同時，結衣喃喃開口說道：「……不過，嘛，這樣才像小企呢。」

「……真是抱歉啊，丈夫每天都這麼要死不活的。」

「既然知道，就要改喲？」結衣頑皮地笑了笑，隨即輕聲說道：「不過……要慢慢改喔？突然太有衝勁的話，人家會不習慣啦！」

薩布雷趴在結衣的大腿上，似乎頗為認同地甩了甩頭。你這畜生，要你多管閒事……。

結衣身上飄來了若有似無的香味，她逐漸將整個人都靠在了我身上，隨著這份漸增的重量，心中的一處似乎也逐漸放鬆了下來。回想剛開始交往的時候，就連碰到手這種小動作都會讓我緊張的半死，如今習慣了後，多少也能理解為何那些甜來膩去的情侶成天都靠的緊緊的。不過在公共場合看到時我還是會很厭煩就是了……。

「……這樣靠著就會想睡呢。」結衣睜開眼，有些不好意思地說道。這麼說起來，這傢伙也像我一樣忙了一天……因為以前就常看著小町忙家事忙進忙出，所以我知道純粹的家管也是很累的。於是我說道：「嘛，妳也累了吧。洗個澡快去休息吧。」

「不行啦……明天的東西還沒準備好呢。」

「賞花嗎？隨便包個飯糰什麼的就好了，重點是花啦。」

「唔，飯糰要包的好吃可不容易喔！」

沒想到結衣一臉正經地如此回覆道，妳要這樣說的確也沒錯啦……回想起來，妳也有過我情願妳給我飯就好，別包東西進去的時期。到底怎麼做，可以讓鮪魚加美乃滋吃起來像酸黃瓜的……說真的比起抗拒，我的好奇心更勝一籌喔？

我們暫時像這樣靠在一起看了一下電視，還好現在正值春天，還不會熱到膩在一起是種考驗的時候。不過回想起來，夏天開著冷氣時好像也會像現在一樣……畢竟結衣是非常喜歡肢體接觸的那種人，從高中時期她動不動就會抱住雪之下的舉動就可見一斑。交往不久後她這舉動也開始套在我身上，為了習慣還花費了不少的努力……主要是精神上就是了。因為比起害臊，這傢伙被拒絕的落寞表情更難處理。和雪之下提到這點時她也頗為認同。

不過習慣後，結衣的這點也很可愛。不如說她沒有一點不可愛。不是我自誇，有著全世界最可愛的妹妹和老婆的我簡直世界無敵。你們看嘛，Jump 不都標榜有夥伴的人才是最強大的嗎？夥伴作為老婆又更強一點，所以我是最強這個結論應該沒問題。等等，這麼說起來，高中以前的我的確要說是史上最弱也沒錯，畢竟小町不是我的夥伴。至於要說她是什麼……妹妹就是妹妹啊，還會是什麼？

再過了幾分鐘，節目進入廣告時，結衣輕輕地推開我並伸了伸懶腰。

「充電好了！我要繼續準備明天的飯盒囉。」

雖然有點可惜，不過畢竟她沒有說過會坐好坐滿，所以我擺了擺手。「喔，可別做出太誇張的東西啊。」

「唔！嘛，我、我會努力的！」結衣露出堅強的笑容，踏著堅毅的腳步走入廚房。為什麼只是準備個飯盒，卻有種送妳上戰場的感覺？對此我只能暗自祈禱川崎大神大概下過的指導棋了。結衣……人被殺，就會死啊！

在結衣待在廚房奮戰時，我決定先去洗澡。雖然她說過洗澡只能一個人去，但其實平時最常突然闖入浴室的是她。既然她在忙，這時洗應該沒問題……吧？我不知道她在做什麼東西，搞不好還是會進來也不一定，那時就再說吧。身為再說大師兼再看看專家的我都這麼說了，絕對不會錯。

果不其然，我順利地獨自洗完了澡。一邊擦頭髮一邊走進廚房時，看到薩布雷在流理台前一邊搖尾巴一邊看著身穿圍裙的結衣，而結衣正皺著眉盯著掌心，湊近一看才發現是個海苔飯糰。不過由於海苔實在包的太亂，導致整個飯糰的形狀變得十分詭異。結衣發現我在旁，抬起頭有些尷尬地笑了笑。「啊！小企，你洗完澡了？」

「……要幫忙嗎？」

結衣不好意思地摸了摸頭上的糰子。「嗯嘛……那小企，可以幫我包海苔嗎？我怎樣都包不好呢。」

「重點是味道吧？外表怎樣根本都無所謂。」

我一把拿走結衣手上的飯糰並吃了一口。結衣有些驚訝地看向我，隨即小聲地問

道：「……怎麼樣？」

「嗯，這不是滿好吃的嗎？」

我再吃了一口，的確是滿好吃的。雖然是簡單的餡料，但和白飯一起吃的口感實在不錯。不過其實飯糰也就是這樣子的食物。不禁讓我想起以前我隨便包個梅子在飯糰裡敷衍過家政課的時期。什麼嘛，梅子飯糰明明就很好吃，為什麼還要被罵……。

結衣聽到我這麼說，才放心的吐了口氣。隨即她自滿地說道：「看吧！飯糰要做的好吃也不容易！」

「是呀，所以海苔什麼的隨便包一包就好啦。」

「唔，不行啦！被別人看到多沒面子呀！」

結衣挑起眉並豎起手指。「別人可是會說『唉～呀！怎麼有連飯糰都包不好的老婆啊，當她的老公也太淒慘了』這種話喔！」

「啥，有人這麼無聊？」

我皺起眉頭，而結衣沉默地撇開視線。「……之前長川太太看到有人的垃圾袋的結沒打好，就說過類似的話……。」

「還真的有啊……。」這種人還真的是不管哪個年齡層都有，想當初剛工作時閒話也被說了不少。不過到了我這種程度，那些根本連耳邊風都算不上，勉強說起來應該算是腳邊風吧？

我嘆了口氣，結衣氣勢滿滿地繼續說道：「而且呀，我就算了。可是小企被這麼說也太可憐了！」

……嗚哇，我老婆怎麼會這麼貼心……正當我感動的時候，結衣用拳頭拍了一下掌心。「啊，不過小企就算被說過更過分的話也活的好好的呢。這麼說起來……也許真的沒關係？」

「別馬上回想起這種傷人的事實啊！」



總之，我留在廚房稍微幫了結衣一些忙。事實上也只是包包海苔而已。不過我倒覺得更大的目的是阻止結衣暴走，還好畢竟只是飯糰，最後還算和平的結束。其實，只要做好覺悟，她做的東西都不到不能吃的程度啦……不過我個人真的很希望吃飯不是需要覺悟的行為。應該說，沒有人會如此希望吧？如果有的話請儘速聯絡我，你一定是個被虐狂。我有認識某人非常適合這樣的你。不過那傢伙目前在英國，如果你真的想認識，要不要游泳過去表示誠意試試？畢竟那傢伙的眼光比倫敦鐵塔還高，就算你成功了也搞不好也看不上眼。

在全部準備好後，結衣便去洗澡。而因為時間也差不多了，因此我便拿了本書準備在睡前稍微看看。原本在廚房繞來繞去的薩布雷也跑了進來。牠在床邊試圖想要跳上床，我於是按住牠的頭。你這隻笨狗還想上來？去你的籃子睡，去去去！

薩布雷眼看上不了床，便坐了下來眼巴巴地看著我。哼哼，今天要讓你搞懂你的寵物床可不是裝飾品。還有我也不是喔！絕對不是喔！

「啊——你欺負牠！」

一邊擦頭髮一邊走進臥室的結衣看到後喊道，我將視線移向她。洗完澡的她放下了頭髮，可愛的臉泛著微紅的血色。而雖然換上了睡衣，仍可以明顯地看出她玲瓏有緻的身體曲線。我不禁吞了吞口水，不行……這本書是般若經嗎？不對，這只是普通的小說來著。搞什麼，我根本沒有般若經嘛！

「我可沒欺負牠……。」我趕緊將注意力放回書上。結衣笑咪咪地抱起薩布雷，咚的一聲坐到我旁邊並將牠放到床上。薩布雷先是舔了舔我，接著馬上窩成一團趴在結衣身旁。就是妳這樣子，牠才會習慣跑到床上睡啦……。

結衣拿起床頭的吹風機，一邊吹頭髮一邊問道：「小企，你在看什麼書呀？」

「……推理小說。」

我簡短地答道，結衣好奇地湊到我旁邊，沐浴乳的香味接著飄了過來，斜眼看下去的話便可以從領口看到她毫無防備的白皙肌膚。喂喂喂，今天在床上不是不能碰對方嗎？這可是由比濱小姐妳規定的喔？不對，現在應該叫妳比企谷太太來著……。

「唔——這種書有趣嗎？」結衣似乎沒發現我的掙扎，她看了幾行便放棄了。「你和小雪乃都喜歡看這種很難的書，真是難懂——。」

「真假，那傢伙也看這種書嗎？」感覺雪之下應該看的都是一些更小眾的書才對……啊，搞不好那傢伙有般若經。我能想像她一邊看般若經一邊冷冷地批判經文的畫面，就差不會上網發表書評……不對，說不定她會耶？

看到我陷入沉思，結衣眨了眨眼，咕囁似地說道：「……我也去找一些這種書來看好了。」

「啊，為什麼？」

「因為……我也想跟上你們的話題嘛。」

結衣露出苦笑，我嘆了口氣抬起頭。「我可不會和那傢伙聊書，而且看書的妳就不像妳了。」

「唔，我、我多少也會看書的啦！你書架上的書我也有翻過幾本啦！」

「……真的嗎？」

「真的啦！像是那個什麼，什麼籠之什麼的……。」

「還不錯，居然記得一半……。」島田大師要是知道了也會感到欣慰吧。

看到我笑了出來，結衣不服氣地嘟起嘴。而我繼續看向書本。「……不管有沒有看這種書，妳不就是妳嗎？先說好，我可不是那種希望別人迎合自己興趣的人，妳只要繼續當妳就好了。」

沒錯，所以也別想叫我迎合別人的興趣。尤其是某位時常向結衣詢問我和葉山在辦公室互動的情形，然後擅自興奮不已的女性。我絕對、絕對不會做任何一件妳想像中的事的，就連萬分之一都不會有，所以拜託別問了好嗎？

結衣聽到後楞了一下，隨即開心地說道：「這麼說也是呢！畢竟要我看我也看不懂嘛，嘿嘿。」

「不，我是也希望妳可以看懂多一點書啦……。」尤其是食譜。

結衣沒有理會我，她把吹風機放到一旁，一古腦鑽進被窩。她在棉被裡開始探頭探腦，最終從我的手臂間探出頭並靠在我的胸前。看來這傢伙已經完全忘記自己說的話了……。

「嘿嘿，特別席～」結衣露出滿足的笑容，看到她這樣，我也沒有提醒她的心情了……算了，只要忍住就好了對吧？俗話說色字頭上一把刀，不過忍字頭上也有一把刀，所以我到底要忍還是不忍嘛，該死的俚語！

「……好重。」

「唔！那種話絕對不能說啦，老師沒有教過你嗎！」聽到我的咕噥，結衣有些不滿地往上看向我。

「如果小町算老師的話，她倒是說過沒錯。」

「唔，居然又是小町妹妹！」

結衣驚訝地說道。她隨即閉起眼，將臉埋在我的胸前。些許濕潤的頭髮輕輕搔弄著我的臉頰，洗髮精以及她本身的香味持續散發了出來。還……還行！還忍得住！我心中不斷回想會讓我冷靜下來的畫面。像是煩死人的戶部……該死的阪上……吸血鬼葉山……沒減肥成功的材木座、減肥成功的材木座……不對，沒有這種材木座來著。看來這個世界線對他仍然十分殘酷。

不過，多虧材木座，我勉強忍了下來。不錯！我就是那個比企谷八幡，我現在冷靜了！謝謝你，材木座！

既然這個姿勢有點難看書，那就早點睡好了。我伸手將床頭燈關掉。而結衣突然悄悄地問道：「呐……小企，你知道為什麼明天一定要先去一次嗎？」

我莫名地看向她。「……不知道，為什麼？」

「其實……下禮拜天呀，很多人都有空喔？小雪乃回日本了、小町妹妹和小伊呂波的大學放假、優美子也會回來、隼人君休息、姬菜打工輪休——我是想呀，那天再約一次大家一起去賞花。」

「喔……還真巧。所以明天先去是要看場地嗎？」雖然我實在沒什麼和那些人一起賞花的興致，不過既然都是熟人，結衣想要的話我也無所謂。

結衣頑皮地笑了。「果然是小企！答——錯——了——！」

「……那是為什麼？」

「明天你就知道了，晚安！」結衣吊胃口地說道，她閉上眼，似乎沒有要多說什麼了。居然賣我關子，真是難得……。

不管怎樣，先睡吧……只要躺在床上就暈的要命。真懷念大學熬幾天夜都沒問題的時光，應該說真懷念不用工作的時光才對。我調整一下姿勢，以免因為結衣讓手隔天報廢。接著便逐漸陷入深沈的睡意中。

隔天的下午，如天氣預報一般是陽光普照的好天氣。我和結衣一同走在櫻花盛開的河濱步道。因為是假日，有許多人已經在櫻花樹下喝酒戲鬧了。大白天的就喝酒，真是要不得，我要注意不要成為這種大人……等等，我現在是不是已經算大人了來著？如果說成為大人的分界線是有無工作的話，那麼只要不工作就可以一直當小孩了耶？簡直是一舉兩得。長大真是爛透了，最爛的那種。

結衣拉著我的手，一邊甩來甩去一邊愉快地哼著歌。這場景好像似曾相識……啊，小時候小町也常常這麼做，不過忘記是什麼時候開始她就再也不肯牽我的手了。雖然有點可惜，但畢竟在隨時都和妹妹和樂融融地牽手也有點那個，所以我也不是很在意。妹控什麼的，我還差的遠呢！

而她的另一隻手則牽著薩布雷的繩子，這畜生意氣風發地就像微服出巡一般慢慢在路上晃悠。牠到底在踐什麼，有時我真的很好奇……。

「啊，就這裡吧！」

結衣雀躍地指著其中一棵樹說道，我看了看四周。雖然是禮拜六，但畢竟還是白天，人還不到晚上的賞櫻潮這麼誇張。結衣選了個附近只有小家庭和情侶的空曠位置。雖然就我來說如果有附近沒人的地方更好，不過這裡已經是最適合的了。我於是在地上鋪上塑膠布，結衣把薩布雷綁在樹上後便將飯盒放在塑膠布上。

一陣微風吹過，數片櫻花隨風飄了下來。有幾片落在了結衣頭上，我伸手將櫻花拿下，結衣困惑地看向我，在發現手上的櫻花瓣後露出微笑。「啊，謝謝！」

「……在吃之前要不要先休息一下？畢竟早上走了一陣子。」

「嗯，好呀！」結衣點了點頭，然後露出抱歉的表情。「抱歉呢，早上拖著你逛了你麼久。」

「沒事沒事，那點路只是小意思。當做運動也不錯。」我揮了揮手。說真的，在她說要逛街之前我就已經做好心理準備了。真要說起來她的體力大概還比我差。拜託，我可是高中三年都騎車上學的男人喔？再逛個三天三夜也無所謂，反正我會先回家就是了。

「那麼——。」

結衣靠著櫻花樹坐了下來，她露出燦爛的笑容，對我拍了拍自己的大腿。

「來吧，小企！」

「……啥？」

「休息呀，不是說要休息嗎？」

結衣似乎有些害臊，但她還是笑咪咪地繼續說道：「今天是大放送唷，平時可是要收錢的！」

我沉默了一下，看了看周圍後聳了聳肩。「……既然是免費，那就沒辦法了。」

「嗯，就沒辦法了呢！」

沒錯，對我們這種窮苦的夫妻而言，免費是多麼吸引人的詞啊。而對在那之前立志當家庭主夫的我更是有著致命的吸引力。所以答應也是無可奈何的。既然旁邊沒什麼人，只是這樣應該還好吧？

於是，我暫時將結衣的大腿作為枕頭躺了下來。只要往上看，燦爛盛開的櫻花便映入眼簾。在那旁邊有著結衣比起櫻花更為耀眼的笑容。面對這畫面，我不由得

眯細了眼。薩布雷在身旁打了個哈欠，結衣一邊悠哉地說道「薩布雷好像睏了呢——」一邊抬起頭看向櫻花。

一陣風再度吹過，櫻花有如細雪一般飄舞在空中。周圍可以聽到依稀的讚歎聲。而我和結衣都沒有開口，陷入短暫的沉默中。但不知為何，我卻覺得我們此時早已將自身的一切訴說給對方了。那些自己所擁有、自己所獲得以及自己失去的，在這瞬間就彷彿彼此早已全部理解並接受一般，變得鮮明且深刻。

「……櫻花，真漂亮呢。」

「……啊啊。」

結衣輕聲說道，而因為不知道該說什麼，我只能用低沈的聲音回應。

「……我啊，雖然很笨，但是我知道小企最近在煩惱唷。」

在這片寂靜中，結衣靜靜地開口了。

她的手指輕輕地撫摸我的頭，就像是在撫慰著受傷的傷口一般，而我仍因不知要說什麼而維持沉默。結衣垂下眼，用柔和的語氣繼續說道：「雖然不知道小企在煩惱什麼……不過，有一件事希望你知道。」

「……什麼事？」

「那就是……。」

結衣停頓了一下，便毫無猶豫地彎下了腰，嘴唇接著傳來短暫的濕潤感，但隨即便有如曇花一現般消失。

我重新看向她，結衣露出了有如春天的太陽一般和煦且溫暖的微笑。

「就是……我呀，會一直在小企身邊喔。」

她眯細了眼，輕聲繼續說道：「因為呀……我最喜歡小企了。希望你在煩惱的時候，不要忘記這件事唷。」

看到她溫柔又堅定的表情，我忍不住笑了出來。結衣困惑地眨了眨眼。「怎麼了？」

「……不，沒事。」我伸手觸摸結衣的臉頰。「只是在想，果然是妳呢。」

「唔——我怎麼可能有假的嘛！」

「……嗯，妳說的沒錯。在這邊的就是真的妳，最真實的由比濱結衣。」

「人家已經不姓由比濱了啦！」

面對苦笑著的結衣，我重新看向了從樹枝中露臉的太陽。真是的……總覺得到現在為止感到的莫名不安就好像是傻瓜一樣令人發笑。

在做錯時有人糾正、在決定時有人支持、在不安時有人給予安慰、在痛苦時有人陪伴、在快樂時有人分享——這曾經對我來說，是如此困難的一件事。在那時我都已經熬過來了，而如今得到這個人的我，更是應該要無所畏懼才對。

櫻花隨著微風在樹枝上搖曳，溫暖的風一陣陣地吹拂著我們。結衣伸手將我額頭上的櫻花瓣拿下，她此時微笑著問道：「呐，小企。你知道為什麼我們要先來了嗎？」

「……嘛，知道了。」

——不管會遇到什麼困難，不管還會陷入幾次不安。我想都不用太擔心吧。

未來還長的很，而在這漫長的路上，我們將會陪著彼此繼續度過無數個嶄新的季節。

那曾經對我來說想過沒想過的畫面，如今確確實實地展開在我眼前，不禁讓我感到頭暈目眩。

「……結衣。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那個，我、我也……。」

在我有些結巴而說不出口時，結衣細長的手指按住了我的嘴。她的嘴角揚起一抹溫柔的微笑。

「不用說出來唷，我知道！」

「我想也是……。」

無數的櫻花在空中紛飛，再度提醒了我這是個一年中最溫暖的時光。我看向結衣，她目不轉睛地凝視著飛舞的櫻花。眼神中散發著溫柔的光彩。

……沒錯。

我和她的春日，正要開始。

**End.**